



高爾基選集 一個人的故事

上海雜誌出版社

章其譯

820(2)
001417



集 選 基 爾 高

事 故 的 人 詩 個 一

譯 其 章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一版

上海印 3001—6000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二版

一個詩人的故事

• 高爾基選集 •

著者 高 爾 基

譯者 章 其

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

上海寧波路655號

漢口交通路38號

長沙府正街48號

印刷者 文 明 印 刷 廠

編號·482 A.330 P.258 M.1 32 K

CAES1/06



一個詩人的故事

目次

復仇.....	一
一封信的片斷.....	一一
女乞丐.....	一七
柯勒的夢.....	四七
一個詩人的故事.....	七五
美女.....	八七
分配.....	九一

竊鏡的	一〇一
卡留沙	一一三
藍眼睛的女人	一二九
舊年	一四五
夢	一五三
鐘	一六九
磁磬	一七九
孤兒	一八九
狗	一九九
音樂	二〇三
孩子們	二一五
信	二三一
神女	二三七

復仇

噤——從鐘樓上飛來這一聲，浮盪到山谷裏去，憂鬱地融解在山谷之中。接着它——第二聲，第三聲……銅器的聲浪飄流到那平靜而嚴肅地望着深藍色的晴空底險惡的山麓去了。

在最高的一個山峯上，放着一頂華麗的雪帽。現在，這頂雪帽被黃昏離別的陽光照耀着，它像輝煌而美麗的黃金一樣閃爍發光。可是它——這最後的光輝，却完全暗淡了，——兩邊散佈着灰色底泥屋的山谷，顯得完全矇矓而陰暗。在它的底下，有一條小河飛濺着水沫，急速地奔湍；河水在黑暗中像一塊寒冷的鋼鐵一樣閃爍着，但激流的聲響，不是活躍和愉快的，而是絕望的悲哀和有時在其中聽到一些急速的，憤怒

的聲音罷了。它們和鐘樓的聲音混在一起，鐘樓的聲音蓋住了它們……

在山麓上黃昏已經沉沒了，山谷好像一個張開來吞嚥落日的巨大的咽喉一樣。而隱藏在山谷裏的，細小的喬治亞村莊還未安睡；有時從它那裏傳來人們的聲音和山羊的叫喊……當高高地隱匿在村莊上石頭後邊的，年老的馬克西姆·布阿特節聽到了這些聲音和叫喊的時候，他就急忙地用手指摩擦着自己的槍的發亮的槍身，同時從濃密的銀白的眉毛下面，用尖銳的眼光來望着下邊的村莊，從那裏傳來一陣銅器的聲音和河水忽忽的談話聲，時間對他是難耐的沉長了。他在想：這個日子是故意這樣遲慢地消失的——它想阻礙他，一個老人，去償還一筆老血債……

可是不！沒有什麼可阻礙的。他決定守候下去，爲了這個事情，即使要他整個星期躺在懸崖和像紐帶一樣縫在它底險峻邊緣的小路上底那些石頭旁邊也是可以的。當那個可惡的人在小路上走到山上來的時候，他——這位老人，就要緊握着自己的精良的槍枝，從左邊對準他的心房，給他一槍，爲了要使那個人從馬上摔倒到深淵去，連一根魔鬼底完整的骨頭也不留下來，這一下是夠了的。

羅曼諾茲·格瓦屠華！馬克西姆老頭兒在想像：這好像是殺害他底兒子的兇手——格瓦屠華的叫喊，當他轉過頭來的時候，他就飛到深淵去了……確實是飛去了——在這裏的小路是這麼狹窄的！他高興地微笑着，並且重又隔着搖盪的黃昏底煙霧凝視下邊。在那兒，這樣細小的和可笑的人們從土屋裏出來，一個跟一個的走到明確而響亮、地召喚他們的教堂去。

河水整時地發出呼呼聲音，凝結在它上頭的黑暗，隱約地通過水波可以看到它的銀帶。當它還沒有消失在石叢中的時候，年老的馬克西姆脫下帽子跪着，注視着它。

「天哪！」他細聲地說：「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到這裏來，這我是知道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假如你是同情我的，那你就幫助我吧！你原知道，我是怎樣疼愛我自己的兒子——年青的萬諾，你看見過，他怎樣全身在血泊中躺在地上，我爲他哭泣，而羅曼諾茲強盜却帶着殺害我的兒子的短劍跑到山上來。你是公平的，永遠是公平的，當我這個老人來到你的身前的時候，這已經很快了，——你就做一個公正的人來判決我吧！明天你的節日——就請你寬恕我！」於是他，還是稍爲跪着，戴上皮

帽，握着槍枝，重又開始凝視下邊。

在山谷上頭燃着一堆堆的星子。天空降落得更低了，現出柔軟的天鵝絨樣的色調；月亮從鋪着雪的山峯後邊升起，於是山峯都像灰青色的白銀一樣明亮着；風把堅硬的茱萸樹枝吹得沙沙作響；聲音沉靜下來了；鐘樓最後的擊聲遠遠地飄到山谷裏去，找尋一塊隱息的地方；陰鬱的崖石拒擋着，但它終於消失在山間和罅隙裏。在下邊有人彈奏着提琴；有人悲哀和憂愁地歌唱……而那種優美的提琴的顫動聲，那唱歌者低啞的請願和苦訴聲，都流入到年老的馬克西姆的耳朵裏去。他以柔軟和圓滑的聲音唱着那些事情，那些使他如此悲憐，茫然自失，哭泣，和懇求對他寬恕的事情。他唱着自己年青的被煩惱與痛苦絞壓着的心，——而絃聲和他一起抖顫和唱着。那樂聲聽來是模仿着他的，是用強大的熱烈的聲音掩蓋着他。下邊已經黑暗了，無論河流的水帶，和在暗褐色的石巖上的泥屋的灰色的斑點也看不見了，——除了深遠地在黑暗中驚愕得顫抖着的兩個紅黃色的火光之外，一點也看不見了。

年老的馬克西姆從石頭後邊站起身來，用兩只手扶着石頭，壓着呼吸，傾聽着。

「這是他唱的！這是他的聲音，狐狸般的狡滑的聲音。他要使那些聽到他底假裝的和召喚的聲音，而後來是枯燥的和像劍與劍撞擊底尖銳的聲音的人們心軟。這是他——格瓦屠華唱的。你是否很快就來呢？你，可惡的傢伙，是否很快就來呢？」馬克西姆咕嚕着，牙齒抖顫着，緊張地注視，竭力地隔着煙霧分出小路轉彎的地方，人們從村莊裏都是在這條路走到上邊來的。

那兒——下邊的歌唱和彈奏已經停止了。歌曲在半路就截斷；它的最後一個樂調是高昂的，而且希望還要更高，可是唱歌者的希望或者是聲音都不能達到，而它毫無反響的立刻截斷，好像是失落到河水滾滾的奔流之中，這奔流以其泡沫來撲擊了它似的。提琴的絃聲還多少在抖顫，但它們也沉默了。

現在聽到了笑聲，馬嘶聲，和響亮地憤怒的、呆鈍地在山谷中反響數次的「喂！」的聲音……馬蹄在石頭上堅硬地敲打着。可以聽到牠的呼吸和滾到深淵裏去的小石的沙沙聲。他來了！這是他，是他！老頭兒握着槍枝，躺着，把槍柄擱在頭上，瞄準着，他計算——現在他馬上要轉第一次彎了，隨着還要——他向後轉，又向前走，走

上來，還有，——這條小路到處都要轉彎的，而它每一段到轉彎去的路線不過三十馬步。在他要把槍口瞄準的時候之前，這可以唸完兩段短短的禱告，……於是老頭兒馬上脫下皮帽，望着天空，開始低聲地唸着，禱告的詞句正和馬蹄的聲音配合起來……這就是他了！……禱告已經完畢，……老頭兒的手緊握着槍，他向前臥倒，渴望着很快就見到殺害他底兒子的兇手。這就是他了！

「他的心沒有恨，就不能有愛。」……突然從小路轉彎地方切角的石頭後邊出現的一個騎士歌唱着。他的馬緩慢和平穩地用蹄子敲擊，噴着氣息，搖着頭；濃密的馬鬃向上豎起，而又沉重地落在美麗的彎曲頸項上。那騎士安詳而瀟灑地坐在馬鞍上。他把頭仰高，望着許多星子誠懇地和鮮明地閃耀着的天空，他一隻手握著馬韁，一隻手在劍殼上打着拍子，他靜靜地唱着：「心愛的，你哭什麼？讓我們去愛別的女人吧……」

老頭兒咬緊牙關望着，慢慢地把槍對準那被月亮照耀着的、殺害他底兒子的兇手底美麗的人體。一種狂暴的高興壓迫着他的心，他想叫喊，撲到他的身前，吃掉他，

撕碎他。和虐待這個美男子，女人的情人，虐待這個如此勇敢、高傲和健壯的人。萬
諸曾是他一模一樣的。

「呃，現在你這樣神氣地坐在鞍子上搖擺吧！你等着瞧！呵，近些了，近些了……可惡的傢伙！」……馬克西姆咕嚕着。但那個人一邊走一邊唱着：「如果這個女人欺瞞，那我就去愛第三個……」

老頭兒馬克西姆像小貓一樣從石頭後邊跳到小路上去，一直走到馬首面前，把槍放到肩上，大聲叫喊：「你好，羅曼諾茲！怎樣，碰上了啦！該死的傢伙！……」

正好那匹因槍彈射擊的震聲而驚惶的馬躍高後腿時，那位騎士就粗暴地叫喊起來。石頭從馬蹄下騷鬧地滾到深淵裏去，跟着它們滾下去的，就是那匹悲哀地嘶喊的馬和用手緊抱着憑倚在牠的頸上的羅曼諾茲。

老頭兒還沒有放鬆開關，他把槍從肩上放下來，用手摸摸垂下一簇頭髮的額上，就跑到小路邊去了。一些石頭還在險峻的懸崖上滾下去，在它們沙沙的聲音中，可以輕輕地聽聞痛苦的馬匹還低聲地呻吟和嘶喊。月亮和星星依然平靜和鮮明地照着，雖

然它們都看到這一切。老頭兒馬克西姆憑槍站在小路的邊緣，望着下邊。那兒是非常黑暗的。在懸崖的斜坡上，凸出一些尖角的石頭，在它們中間的一些地方生長着瘦小的灌木，而後來所有這一切都融化成爲一片深沉的無底的黑暗了，——但從黑暗中靜地浮上來馬底低聲呻吟和嘶喊。從村莊裏傳來河水碌碌的聲音，可是現在水聲也低沉了，——這是黑夜把它壓迫的，無論什麼地方一點聲音再也聽不見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完了！」老頭兒輕輕地說，喘息着，把槍放到肩上去。後來他把槍放到地上，跪着，大聲地說：

「謝謝你，上帝！你不願意我的手染上我底敵人的污血，你親自來責罰他，把他摔到下邊去！現在他全身粉碎了。謝謝你，上帝，我的主人！」

後來他已經在小路上走到山裏去了，被月亮溫柔的銀白的光輝照耀的，他的高高的身軀是如此迷人地美麗，那枝油滑的槍冷冷地閃爍着。老頭兒安詳而健壯地跨過每一塊石頭，很快就沉落在它們之中了。他的腳步聲還隱約地可以聽見，但後來它們也

沉沒了……一切都已死寂，河水的聲音還更加襯起這個寂寞。月亮的光輝透過蒼莨的樹枝和生長在石頭中間的堅實的灌木落到小路上，因此在石頭上顯出了一些交織的陰影。它們蠕動着，好像活的一樣，在小路的前後，僅是風搖動着樹枝……但現在，還有一聲，最後的一聲，從那邊——從充滿黑暗的邊緣的深淵裏，到上邊——沒有這樣黑暗的地方，傳來一聲輕輕的聲音……在尖銳的石頭上打傷了的馬底低聲的呻吟和嘶喊。

一封信的片斷

是的，你問我，目前我和瓦爾瓦娜、瓦西妮耶娜處於怎樣的關係。我很愉快地告訴你：我和她完全破裂了。

這事情發生得非常稀奇。我想，你是樂於要知道詳細底情形的，我現在把一切告訴你，而且愉快地告訴你。因為，你要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勝利——我自己本身的勝利。

現在你聽吧！

當我在她面前演成一個對象的時候，那時你是看見過的，在那時她已經磨練了自已的機智，——而態度，在那時她的莊嚴肅穆的豐姿顯得像是無上高貴似的。你知